



房群 华山 著

剑与盾



剑 与 盾

房群 华山

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

江苏省新华书店发行 江苏新华印刷厂印刷

开本 787×1092 毫米 1/32 印张 20.125 插页 2 字数 433,000
1982年8月第1版 1982年8月第1次印刷
印数 1—79,000 册

书号：10100·579 定价：1.46 元

责任编辑 朱新楣

只有当人生的自由，
和有力的法律给合在一起；
只有这样，在帝王的头上，
才没有人民痛苦的痕迹。

——普希金

夜，已经很深。

喧嚣的十里洋场进入了短暂的宁静，就象一头暴躁狂戾的猛兽，终于因为极度的亢奋和肆意的纵欲之后，精疲力竭地踞伏着酣然睡去……但在它时断时续的梦呓中，还隐隐听得见霍霍磨牙和嗥嗥低吠的声音。

一阵阵晚秋的风，呼啸着掠过空巷，拼命地摇曳着枯枝，戏弄着败叶。空气中到处氤氲着潮气、寒气和苏州河散发出来的令人作呕的臭气。

一九四六年大上海的秋夜，显得格外肃索、凄凉和阴沉。在浓重的黑暗中，处处隐伏着杀机和危机……

一辆全新锃亮的福特牌黑色轿车，象一匹夜游的老鼠，疾驶着从林森路拐进马斯南路，车轮碾着满地法国梧桐的枯叶，发出窸窣窸窣的声音。

车子穿过辣斐德路，在一幢华丽精致的楼房前停下。

车子后座的白色绸帘被挑起一角，一双鹰隼一般的目光瞥了一眼斜对面的另一幢楼房。橡木大门上有一块油漆一新

的木牌在门灯下熠熠发光，上面镌着一行鎏金的英文字母：

GEN. CHOW EN-LAI'S
RESIDENCE

下面还有三个工整的仿宋体大字：周公馆。

他放下车帘，眼神里顿然布满阴翳，白净的面皮上象蒙上了一层严霜。

一〇六号的大铁门无声无息地打开，轿车通过花园的甬道停在石阶前。

他猫腰下车后，把大衣和帽子朝恭候在车边的佣人手里一塞，步履匆匆地登上石阶，穿过客厅，直上三楼，推开一扇奶黄色的房门，随后又反手把门关上。这一系列举动十分洒脱，俨然是这座住宅的主人。

室内亮着一盏昏暗的落地台灯，灯光透过妃色乔其纱灯罩，使房间内的一切陈设都抹上一层淡淡的，玫瑰色的薄雾，笼罩着一种使人心旌摇动，香艳温馨的气氛。

东面排窗前站着一个人，她纹丝不动地倚在窗畔。一手微微挑开金黄色利亚绒的窗帘，全神贯注地从缝隙中窥视着窗外。对于他的到来，她或许是不屑一顾，或许是故作姿态，也或许是浑然不觉，她始终象雕塑一般出神地伫立在窗边。

他解嘲地微微一笑，随手解开西装的衣扣，倒身坐在沙发里，悠然地架起二郎腿，顺手在茶几上的烟盒里取了支三五牌香烟，一面吸烟，一面目无定睛地东顾西盼。

墙上新糊了水绿色的塔夫绸，猩红的地毯上摆着全套西式本色家俱，席梦思床上蒙着色彩斑斓的织缎床罩，床头上挂着一幅五彩着色的大照片。照片上的女人穿着半裸胸的闪光绸紧身衣，一头蓬松乌亮的长波浪卷发，衬着一张玉琢般

的瓜子脸，斜睨着杏眼，似乎在频频飞送秋波……

他时而望望窗前那傲然的，拒人于千里之外的背影，又时而望望照片上那妖艳的，使人消魂荡魄的情影。

沉默。令人难堪的沉默。

只有他口中一呼一吸的抽烟声和她身边小闹钟的滴嗒声，在不断地冲击这快要凝固起来的空气。

梳粧台上放一盆缀满星星点点小白花的茉莉，使满屋弥漫着馥郁的香气，他的神经被撩拨得越发烦躁。他揪灭烟蒂，起身拉开朝南落地长窗的窗帷，推开落地长窗，一股清新的凉气迎面扑来，他长长地舒了口气。

阳台前方是法国人办的广慈医院，后院的亭台树木在黑暗中依稀可辨。不远处传来阵阵犬吠和隐隐约约的悲啼声，那里是医院的实验室和太平间，更兼秋声凄厉，黑影幢幢，使人毛骨悚然。他不禁打了个寒颤，急忙又把落地窗关上。

她仍然纹丝不动地伫立在排窗边。

他又取了支香烟，点然后，悄悄地走到她身后，慢慢地把烟送到她唇边。她冷冷地用嘴唇衔住香烟，视线仍然没有离开她所捕捉的目标。

窗下马斯南路上，路灯幽暗，人影稀少，偶而跑过一辆人力车，留下一串车铃声……

隔着马路，斜对面就是周公馆，一幢黄砖红瓦的四层楼房，屋前有一个花园。园中花木掩映，一个小小的鱼池边栽着一棵齐屋高的大雪松，亭亭如盖，生气盎然。

二楼朝南的窗户里还亮着灯光。因为垂着洁白的窗帘，所以显得格外耀眼。

他站在她身旁，良久地注视着这扇明亮的窗户，恼怒攫

住了他的心，在四周一片昏黑的环境里，竟还有一盏亮得那么无所顾忌的灯！他恨不得伸出手去，抹去这块刺眼的光斑。

“嗒嗒，嗒嗒嗒。”断断续续的竹梆声由远而近。一个佝偻的身影挑着一肩担子，亮着一盏时明时暗的羊角风灯，蹒跚地踏着落叶走来。这是一副穿街走巷专做夜生意的馄饨担。

“嗒嗒，嗒嗒嗒。”竹梆声有节奏地敲着，馄饨担竟然出乎意料地停在周公馆的门口，敲破寂静的竹梆声，在殷殷地呼唤顾客，招徕生意。

“啵啵！”周公馆推开一扇边门，翩然出来一个身穿阴丹士林蓝旗袍的女人，她端着一只钢精锅子，在馄饨担上买了几碗馄饨，又似乎和卖馄饨的老头低语了几句。随即返身回进周公馆，掩上边门，穿过树影重重的花园，轻盈地沿着露天石扶梯直上二楼。朦胧的路灯光照在她的背影上，体态显得很苗条，依稀可辨的是她脑后扎着两条短辫。

“砰！”二楼的房门一下子隔断了对面楼房里一男一女四条贪婪的视线。

那女的如释重负地喷了一口烟雾，伸手拉严了窗帘，对男的冷峻地横了一眼：

“话可说在前头，你我私情归私情，公事归公事。不要见利忘义做出不顾脸面的事来，到时候伤了两家和气，也绝了你我的情份。”

他豁达大度地仰面一笑，然后一团真诚地说：“你我之间还分什么彼此，何必讲这种见外的话。”

接着，他代她按响了装在床头的电铃，通知守候在楼下的行动队立即行动。

“君子明言为好，小人却不得不防。你呀，老鼠尾巴上绑

鸡毛——从来不是什么正经鸟。”涂满蔻丹的纤纤手指直点到他的脑门上。

他趁机握住她的手，殷勤地放在嘴唇上吻着。

她使劲地打了个呵欠，睡衣的同心结被松开，露出半个凝脂般的胸脯，脸上荡起今晚上第一丝笑影。这笑影就同床头那幅照片上千娇百媚的艳笑一模一样。

他狠命地搂住她的腰肢，两人一起倒在床上，深深地陷进柔软的席梦思里……

一〇六号的大铁门无声无息地打开，溜出一条游魂般的黑影，他鬼鬼祟祟地张望了一下，急急忙忙随渐渐远去的竹梆声快步追去……

—

一辆人力车响着清脆悦耳的铜铃声，飞快地绕过座落在街心花园中的“诗人角”。在汇集了各种西式建筑式样的毕勋路口停下，这里是上海西区幽静的住宅区。

李琦掀开盖在膝盖上的毛毯，跨下车来，理一理被风吹乱的头发，一整被毛毯压皱的衣襟，付了车钱，从车踏板上拎起一只边角都已磨白的小皮箱，转身沿着水泥甬道，走进三角形的花园，伫立在普希金纪念碑的石座碑身前。原来那尊面容黝黑，神情忧郁的诗人青铜胸像，在上海沦陷时早被侵华日军拆下熔化，制造武器了。现在听说上海文化界进步人士正准备集资重新铸造。

李琦绕着诗人角漫步一圈，想起了这位俄罗斯诗人在十

八岁时写成，也是她在十八岁时第一次读到的那首脍炙人口的《自由颂》，她曾被诗人火一般炽热的激情和剑一样犀利的笔锋所倾倒。她一时意往神驰，情不自禁地默诵着这首诗的煞尾一节：

.....

请听这真理吧，沙皇；
不是刑戮，不是奖赏，
不是神坛，不是牢狱的黑暗，
能够做你的安全的保障！
在法律的可靠的庇护下，
你得首先对它俯首致敬——
唯有人民的自由和安宁，
才能做你的宝座的干城。

李琦凭吊了一番后，沉思着离开诗人角，步履从容地沿着毕勋路朝南走去。走不多远，便在一幢斯拉夫式的楼房前停了下来。

这是幢陈旧的建筑，因为掩蔽在棕榈的巨叶和常青藤的后面，才给人一种恬静和深邃的感觉。

李琦按响了小铁门上的电铃。不一会，铁门拉开一条缝隙，露出一张忠厚淳朴的脸，看服饰是个女佣。

“请问这里是徐汉威先生的府上吗？”

“是呀。小姐，您找谁？”

“我找徐太太。”

“请进来吧。”女佣人拉开了铁门，伸手来接李琦的皮箱。李琦摇摇手，表示箱子并不太重。

女佣把李琦让进客厅：“小姐您尊姓……？”她想问明姓名

后上楼去通报。

李琦想了想，从脖子上解下一根金项链，项链上挂着一颗镶着红宝石的鸡心链坠：

“请把这根项链交给徐太太，她就会明白的。”

“请稍坐一会。”女佣接过项链，朝她神秘地一笑，上楼去了。

李琦把箱子和手提包搁在一张沙发上，举目环顾这间并不宽敞的客厅。客厅里的陈设不奢华，也不落俗，处处显示出风雅和斯文的气派，也处处留着仓促布置的痕迹。

迎面墙上挂着一幅绢裱的彩墨《寒梅图》，画着一枝婆婆老梅，疏影横斜，繁花拥簇，满纸红白纷披。笔意墨韵，淋漓酣畅，无论是布局、设色、笔力、匠意，这幅梅图均可属上乘。题词是两行苍劲潇洒的怀素体狂草：

“更无花态度，全是雪精神。徐汉威识。”

落款是一行娟秀清丽的右军体行书：“为贺汉威获博士学位而作。李雯写于一九四一年冬。”

画轴下，围着茶几品字形摆着一长两短三只沙发。红木茶几上除了烟缸茶具，还立着一尊希腊神话中司法守护神雅典娜的塑像。塑像是用洁白的云石雕成。雅典娜一手持剑，一手执盾。战盔上插着橄榄枝，华丽飘逸的袈袍裹着遍体铠甲。

李琦观赏着，并微微点头。她不是赞叹现代雕刻工艺的精良和艺术家匠心独运的造型设计，而是为两千多年前古希腊人民就能如此深刻，如此正确地用形象来概括法律的全部内涵而感到钦佩。

沿西墙是一排书架，满架书籍，中外古今，真可谓汗牛充栋，洋洋大观。

迎窗安着一张书桌，书桌边有一口多宝格式样的红木立橱。橱内放着文房四宝和瓷器摆件，中间一格里有一只玲珑小巧，金光灿灿的景泰蓝小盒分外引人注目。李琦一楞，过去仔细一看，心里暗暗纳闷。因为这只小盒的贵重之处，并不在于它镶金饰玉的价值，而在于它珍藏着一张花笺纸，一张仅仅四指宽，写着百来个字的便笺。但它牵涉到不少风云人物的身价性命。为什么要把这只深藏犹恐不妥，至关紧要的小盒，堂而皇之地陈列在客厅里呢？

李琦轻轻地抚摸着它，久久地凝视着它，铜质的盒盖上镌着一条张牙舞爪的金龙，宝蓝色底釉的盒身上用金丝盘出朵朵五色祥云，整个饰盒色彩缤纷，珠光宝气，白铜铰链上挂着一把小小的黄金锁。

往事历历，思绪象春蚕吐丝一样，断断续续，续续断断……

李琦第一次见到这只饰盒，是十多年前的事了。那时在西安城里发生了震惊中外的“双十二”事变。张学良和杨虎城两将军捉蒋兵谏，呼吁停止内战，迫使蒋介石枪口对外，实行全民抗日。

李琦和姐姐李雯恰巧寄居在金家巷张学良的公馆里。事变那天下午，李琦在书房里读书。张学良陪着杨虎城进来，他打开壁橱、取出这只原先放首饰的小盒，又从小盒里拿出一封电报。他请李琦把电报念给杨虎城听。李琦大声念道：

汉卿：

沈阳日军行动，望力避冲突，以免事态扩大。

一切对日交涉事宜，皆需听候中央处理。

蒋中正

张学良愤懑地说：“总有一天，我要将这纸电文公诸于世。让天下人评一评，到底谁是不抵抗将军，到底是谁断送了东三省！”

这只景泰蓝小盒，曾经秘藏过蒋介石拱手揖让东三省的密令。

一步棋错满盘输。想当年张学良意气风发，大智大勇。不避斧钺，砥柱中流，为中华民族的生死存亡挺身而出。可是后来，他以赤子之心待人，亲自护送蒋介石返回南京，轻践险地，自投罗网，使他至今依然身陷囹圄，命系縲绁。

李琦黯然神伤，扼腕叹息。

“琦妹——”一声温柔而又深情的呼唤打断了她的绵绵思绪。李琦的心一阵颤抖，猛抬起头，见楼梯口站着一位雍容端庄的少妇，她的脸色显得那么苍白，眼睛里闪着激动的泪影，双手捧着那根金鸡心项链。

“雯姐——”李琦嗓音瘖哑地喊着，伸开了双臂，真想象孩提时玩耍的那样，少女时撒娇的那样，飞身扑到姐姐怀里去。

突如其来的重逢，极度的兴奋，使她俩都象走了魂魄一般。她们没有似醉似痴的欢笑，也没有情不自禁的悲泣。

深深的寂静，客厅里只听见她俩急促的呼吸声。

久久地相对伫立着，默默地、爱怜地相望着，十年的离情别绪都化进了她俩融在一起的目光里。

“妹妹……”良久，李雯才轻轻地唤着，慢慢地向李琦走来。她睁大眼睛，竭力想在妹妹脸上搜寻她昔日的痕迹：妹妹一头弯曲绢亮的秀发，代替了原来东北女学生惯常梳剪的齐耳短发。洁白得如同牙雕玉凿的脸腮上，已经抹去了少女

娇憨的轻红。但是在她明亮、秀气、略带矜持的眼神里，依稀残留着当年天真无邪，略带调皮的风采。在她两道弯如新月的柳眉间，李雯不仅看到一股蓬蓬勃勃的青春朝气，还隐露出经过一段艰难跋涉后的倦容。

“姐姐……”李琦呼喊，快步过去扶住姐姐，搀扶着她一起坐在长沙发上。然后把头亲昵地枕在她的肩头，连声低唤着姐姐……在夜阑人静的孤灯下，在泪湿枕衾的恶梦后，在每逢佳节倍思亲的日子里，李琦曾无数次用心声呼唤过姐姐。她多么盼望能够有一天，仍象幼时那样，淘气地跺着脚，拍着手，撒娇地唤着姐姐；或是象在东北大学女生宿舍双层床的被窝里，依偎在姐姐身边，咬着耳朵，絮絮地唤着姐姐。

李琦抚摸着姐姐的脸庞，呵，丰腴的脸腮略略有些松弛，这是常年操心的痕迹；秀丽的眼角隐隐刻着皱纹，这是日夜忧虑的烙印……。

姐妹俩十年前在西安分手，从此天涯海角，相互之间音信不通，都以为生死难卜，相逢无期。如今姐妹俩突然团聚，那就不啻在梦中一般了。

李雯捧着妹妹的脸，看一阵，亲一阵，掉一阵泪；李琦偎着姐姐的肩，唤一声，笑一声，感慨一声……

女佣端着茶盘进来，盘子里有两盏香茗和一碟茶点。见此情景，笑咪咪地说：

“果然是姨小姐，一见面我心里就猜着个八九不离十，太太是盼星星，盼月亮，那一天不念叨你姨小姐几十遍。如今姨小姐回来了，总算是天皇菩萨有灵，遂了太太的心愿。”

李雯用手绢按了按眼角，回头对女佣说：“吴妈，早点把小玉和小慰从幼稚园接回来。晚饭准备几个菜。顺便打个电

话给汉妹，让她也早点回来；否则不到玩够了，她是不会回来的。”

吴妈应了一声，取了空盘到厨下忙碌去了。

“汉妹是汉威的妹妹，在大夏大学念法律，雄心勃勃要当名女法官呢。”李雯边说，边朝书桌那边努努嘴。

李琦回身一看，书桌上竖着一个精致的小镜框，里面嵌着一张照片；照的是一个十五六岁的女学生，她剪着朴素的童花头，穿一身白衣蓝裙的校服，一张文静的面孔，一脸天真烂漫的笑容。

“汉威的父母去世得早，他是长兄代父，这最小的一个妹妹，是他一手抚养长大的。旅美六年，这张照片一直竖在他的案头。”

李琦听姐姐话音里仍带哽咽，就端起茶碗，吹开浮面的茶叶，把茶碗送到姐姐嘴边。

李雯啜了一口茶水，漱了漱口，伸手勾住妹妹的脖子，两人偎依在一起，满腹衷肠，千头万绪，一时却不知从何说起。

李雯摊开手，凝视着妹妹珍藏多年的项链。这是父母留给她们唯一的纪念品。同样的项链姐姐也有一根，只是妹妹的鸡心链坠里嵌着一帧父母双亲的瓷像；姐姐的链坠上镌着姐妹俩生辰年庚八字。

李雯打开链坠，瓷像依然黑白分明，虽然大小不足盈寸，但毕竟出自当时的名手，画得须眉毕现，既逼真又传神。

从瓷像上看来，李雯的神态有些象母亲，一张富态的脸上带着和蔼恭谨的笑容；李琦的气质酷肖父亲，眉清目秀，气宇中透出一股温文尔雅的书生气。

姐妹俩肩并肩，头傍头，情绪缱绻地瞻仰着双亲昔日的

丰采……

她们的父亲是前清宿儒，一位颇有名望的经学大家。张作霖执东北牛耳之后，为了附庸风雅，不知听了那一位舔碗边文人的“谏言”，摆出了一副礼贤下士的姿态，下了道“招贤令”，欲延天下名人学子充任幕宾。她俩的父亲就这样被半邀半逼地进了“大帅府”。父亲为人耿介，当了“食客”之后，既然谋人之食，也就要忠人之事。看得不顺眼时，常敢于在大帅面前捋捋虎须，子云诗曰，之乎也哉地直言犯颜。张大帅是草莽之人，先被他引经据典的大道理唬住，又为他脸红脖子粗的忠心所感，所以常常是计听言从，渐渐地反倒赖为股肱心腹，成了大帅府里的智囊人物。谁知张大帅结怨了日本人，在皇姑屯遭了暗算，车翻人亡，一命呜呼。父亲也同车遇难，撇下一双孤儿弱女。张少帅念在父执份上，况且又是为父殉难的，对遗孤自然倍加优恤，把她俩接进大帅府，出资供她们上学。到东三省沦陷时，姐妹俩都已经是东北大学国语系的学生。东北军奉命撤进关内，她们也就随军辗转到了西安。

李雯长叹一声，合上链坠：“项链暂时留在我身边好吗？我想请人把爹妈的遗像放大，清明重阳也可以供奉祭奠一番。”

李琦点点头。

李雯诧异地问：“琦妹，你是怎么知道我已经回国了？”

李琦抿嘴一笑，从手提包里取出一张报纸。李雯接过来展开一看，是张半月前重庆版的《中央日报》，报纸的第二版有则用花边框着的新闻，一行醒目的黑体字标题：

“旅美法学博士徐汉威伉俪昨日抵沪……”

左下角还登着一帧照片，照的是徐汉威同李雯含笑步出

停机坪，在一旁陪同的有上海市长吴国桢和一群社会名流。

李琦指着照片：“姐夫同他在东北大学任教时相比，显得苍老多了，不过神态没有大变，我一眼就认出来了。”

李雯怜爱地说：“在美国，他是国际法律学会的会员，联合国宪章起草委员会的特聘委员，费城大学法律系教授。讲学，撰文，例会，应酬，每天忙得他象陀螺一般。抽空还要考察西方法律，研究中国传统法典，常常是不知饥饱，不计昼夜。再说国内又战乱不息，我们客居海外，所以他的情绪一直不好。他又是个内向的人，凡事都闷在心里，怎么不使他华发早生，未老先衰呵！”

李琦理解他们身居异国的处境，不愿意旧话重提，再惹姐姐伤心，所以避开这个话题，心想还是谈谈他们“载誉而归”的现在吧：“得到你们回国的消息，我恨不能一天就飞到你们身边。因为我估计你们不会在上海久留，真怕又错过了机会。”

“你再晚来十天半月那就难说了。汉威这次回国，怀着一腔热忱，想用他的学识来报效社会，报效民族。抗战八年，我们基本上是置身局外，他常常为此感到心中有愧。我们闻讯国内即将召开国民代表大会^①，立宪行宪，以法治国。汉威很是振奋，所以我们迫不及待地回国，民主法治是他多年来的夙愿。到上海后听市府方面人士转告，蒋主席对汉威支持国民代表大会的态度表示赞赏，并且有意起用他担任司法方面的职务，所以很有可能我们马上要去南京定居。”

^①：指一九四六年十月十五日在南京召开的“国民代表大会”也称“立宪国大”。

“姐夫著书立说，创一家之见，在国内国际的法律界都享有盛誉，他人……还是那么夫子气吗？”

李雯听妹妹夸奖自己的丈夫，感慨地说：“十载寒窗一番艰辛，也真难为了他。无论是兵荒马乱，还是异乡客地，他宁可忍饥受冻，节衣缩食，也不愿丢弃他筐中当作宝贝的烂纸破书。”

“还是姐姐慧眼识英才，别忘了东北大学图书馆三号台靠窗的两张椅子，那里是你们爱情开始发芽的苗圃。”

李雯红了脸，拧了一把妹妹带着俏皮笑容的脸腮：“净胡扯！”

李琦忘情地笑了一阵，双手扳过姐姐羞怯的脸：“我们在西安失散后，你就到昆明找到了他，然后你们就结婚了？”

李雯点点头，心里涌上一阵欣慰的暖流。她嫁给徐汉威后，颇以为自己选婿称意，终身有靠。虽然当初徐汉威在东北大学任教时，因家境贫寒，常受人奚落。而且当她爱上徐汉威后，还惹出了不少飞短流长。都说她是明珠暗投，“好一朵鲜花插在牛粪上。”

尽管受到冷嘲热讽，她还是坚定不移地爱着他，因为她了解他，了解他的抱负，他的志向，他的品行，他坚韧不拔的毅力和近乎固执的事业心。

往事勾起了李雯心头的甜酸苦辣，十数年来，皇天不负苦心人，丈夫终于在学业上有所建树，这次回国又大为风光，人人称颂。但个中艰辛，砥砺之苦，真是难以与外人道。她微微舒了口气，俯在妹妹耳边说：

“我在昆明找到他时，他已经到了走投无路，衣食无计的地步。从关外流迁来的教师学生大都各自分手，自谋生路。不

少人辍了学业，有的当兵，有的经商，当然也有人当官。就是他依然死守着他的那些故纸堆。他对我热泪涔涔地说：要想抵御外侮，振兴民族，我更该埋头苦干，上下求索，找出中国积弱的原因，彻底地改变和完善中国的体制……”

李琦插嘴道：“他还是抱着法治救国论？”

“我看他是抱定宗旨，至死不变了。”李雯频频摇头，“在昆明时，他节衣缩食，甚至忍着辘辘饥肠，不顾危险，任他三天两头的空袭警报，一直没有中断过他的法学研究。后来，由于陆陆续续地从沦陷区迁来几所名牌大学，成立了‘西南联大’，他才算谋得一份教薪。在人心惶惶之中，执教之余，完成了几部法学专著，一共有一百多万字，主要是对古刑律的整理和研究，包括自己对现代刑法的一些新观点。可是这些贯注多少心血的著作，在荆天棘地的中国，百业凋蔽的后方，没有一家出版商肯承印这些古不古，洋不洋的滞销作品。后来承蒙几位老教授关怀，给他出了个主意，要他试寄给国际法律学会。谁知竟出人意料地被引起重视，在国际《法学年鉴》上陆续刊出，这样也就有了些名气，不久美国几所大学联合邀他去讲学和进修。这是个深造的好机会，我竭力劝他成行，但他却向我提出一个要求……要我同他结婚……”

“你就答应了，嫁给了他，而且跟他走了，把我一个人扔下不管。再也不想找妹妹了。”李琦故意挑逗着姐姐。

李雯眼圈一红：“我一直托人到处打听你的消息，可是兵荒马乱，你象断了线的风筝一样杳无音信。我那里放得下心呵，只是想起张少帅的郑重托附：国内是是非之地，怕是难以久保，为安全起见而远去美国，这是上上之策。这样我才决定跟他走的。”